

第一編

窺探大唐

玄武門蒙難者的女眷¹

因為唐高祖的猶豫與不忍，玄武門事變不可避免地發生。秦王李世民與他的幕僚出重金收買玄武門守將常何，設伏襲殺太子建成和齊王元吉，並當着高祖的面，殺死養在宮中的侄子，逐步逼父皇退遜。兩月後太宗即位，開創貞觀之治的全新局面。這是世所同知的事實。

事變以後關鍵人物的命運，史書多有披載。退位的高祖在大安宮又活了九年，與他在位時間相當，只是待遇差了許多。太宗曾在全國範圍內搜捕太子與齊王的餘黨，經魏徵勸說改變了做法，求得和解。不久追改建成為息王，諡「隱」，世稱隱太子，齊王降封巢王，諡「刺」，二諡皆含失德之意，但皆得以王禮葬，也就是說並沒有加以大逆的罪名。儘管事變因違反基本的倫理秩序，太宗及其史官始終不遺餘力地希望證明事變的合理性，如太宗十八起兵興唐啊，太子、齊王將不利於秦王啊，太子庸碌無能、猜賢妒能啊，無奈一冊漏網的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將老父決策、大郎二郎拼力建唐的過程記錄得清清楚楚，武德間的事實也因反覆掩飾而弄得迷離不清，提供今人解讀的各種可能。這些已經有無數研究論文加以分

1. 本文原刊於《東方早報》，2015年10月11日。

析，我在這裏只想利用存世和新見文獻，揭示太子、齊王身後兩家女眷的一些情況。

李建成夫婦墓誌，幾年前在西安南郊出土，當時在葛承雍先生處見到拓本，新出《秦晉豫墓誌搜佚續編》（趙文成、趙君平編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5）收錄了二誌拓本。建成墓誌題作〈大唐故息隱王墓誌〉，內容極其簡單：「王諱建成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師。粵以貞觀二年歲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，葬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。」真是惜墨如金的文字，除了新提供了下葬的時間、地點，其他皆闕如。建成妃墓誌題作〈大唐故隱太子妃鄭氏墓誌銘〉，逾千字，內容極其豐富，儘管對事變仍諱莫如深，且全文用典頗多，解讀不易，但對鄭氏家世、去世、享壽及喪事皆記載清晰。誌載鄭氏卒於上元三年（676）正月三十日，享壽 78 歲，即在事變後又活了 40 年。她與太宗為同一年出生。太子建成死時年 38，較其妻年長 10 歲。墓誌述事變後：「而泰終則否，福極生災，禍構春闈，刑申秋憲。妃言依別館，遽沐殊私，棟折榱崩，更倚棲遊之地；巢傾穴毀，重承胎卵之仁。」太子之死當然是伏法，其妻也從東宮遷出，但不久即獲得新皇恩典，重新得到棲息之居所。墓誌載其卒於長樂門內，或即其寓所。「殯於第五女歸德縣主之宅」，「祔葬隱陵之側」。知太子除五子外，至少還有五個女兒，其女封歸德縣主，即其女眷仍保留了基本待遇。誌題稱「隱太子妃」，太子墓稱「隱陵」，也即承認建成曾任太子的經歷，其墓得稱陵，儘管未必有其實。

太宗在貞觀十三年（739）讓己子趙王福出繼建成一房，趙王夫婦墓誌已經出土；以曹王明出繼齊王一房。其中最弔詭的就是，

曹王李明的生母楊氏，就是齊王元吉之妃，也就是太宗的弟媳婦。殺弟而奪其妻，宋代理學家肯定大加撻伐，唐代則罕有議論。據說長孫皇后去世後，太宗因寵愛楊氏，欲立其為后，為魏徵諫止。以齊王妻所生子出繼齊王，確實是很妥當的安排。特別要提到的是，曹王後人李皋為中唐名臣，是宗室中難得人才。

雖然殺了太子和齊王諸子，但在皇權危機解除後，太宗對兄弟之諸女則仍落實待遇，封縣主嫁人，平穩生活。太子諸女，除前引懷德縣主外，還有下文要特別介紹的聞喜縣主李婉順。齊王女則有懷仁縣主，墓誌由初唐四傑之首王勃撰寫，見於日本存唐抄《王勃集》殘本，十年前已收入拙輯《全唐文補編》卷一六。從墓誌可以解讀出來的情況是，在齊王被殺後，至少有五個女兒活了下來。齊王妃楊氏似乎是帶着女兒進入太宗的後宮，「撫幼中闈」。縣主卒於總章元年（668），年44，也就是說其父被殺時僅2歲，未必斷乳。到貞觀十八年（644）20歲，獲封懷仁縣主，出嫁天水姜氏，即唐初有名的外戚家族。儘管楊妃抱女入宮侍奉二伯，有些悲壯，但因其後為太宗所寵信，連帶她的女兒也沒受太大委屈。所謂「奉盥餌於前廂，侍溫清於側寢，二尊齊養，誠周於造次之間」，只有溫暖，沒有仇恨，殺夫殺父的痛苦，在這裏都沒有痕跡，只有皇上的恩德。王維的〈息夫人怨〉：「莫以今時寵，能忘舊日恩。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」用在這裏正恰當。

隱太子第二女李婉順，嫁貞觀名臣劉林甫之子劉應道，卒於龍朔元年（661），享年不詳。劉應道對她一往情深，親自為妻撰寫墓誌，劉應道死後又由其子劉獻臣撰文（二文均收入《隋唐五代墓誌彙編》陝西卷第三冊），所記家庭生活和夫妻感情極其細膩動

人。劉應道說其妻年十七封聞喜縣主下嫁，二人成婚共同生活達二紀，即 24 年，由此逆推，其成婚當在貞觀十二年（638），出生大約在武德四年，即事變發生時約 5 歲。劉應道講了許多其妻的優點，如謙裕從順、和睦家人、治家有方、管理得體，都是應有之義，比較獨特的是以下這一段：「少而志學，及長逾勵。壺務之餘，披省無輟。雖名家之說，未足解頤；而歷代之事，其如抵掌。至於藝術方技，咸畢留思；諸子群言，鮮或遺略。雅好文集，特加欽味。每屬新聲逸韻，無虧鑒賞。至若目見心存，耳聞口誦。始窺文而辯意，未終篇而究理。與僕並驅於疇昔，余每有愧焉。及陳廢興，敘通塞，商榷人物，綜覈名理，抗論發辭，莫不窮其指要，實有大丈夫之致，豈兒婦人之流與！而固存撝挹，恥於眩曜，與朋類常談，未嘗及乎經史。不有切問，終日如愚，雖親親之倫，竟無睹其奧者。」說她從小就養成讀書學習的良好習慣，結縵後於料理家事外，成天忙着讀書，所看並不以名家詩文為限，且熟悉歷代史實，能夠抵掌而談，對藝術、方技、諸子百家尤其抱有濃厚興趣，而且記性好，理解、分析、鑒賞能力都極其出眾，能「辯意」、「究理」，有思辨能力。「及陳廢興，敘通塞，商榷人物，綜覈名理，抗論發辭，莫不窮其指要，實有大丈夫之致，豈兒婦人之流！」特別要將這幾句再引一下。劉應道說其妻在閨室以外，「終日如愚」，絕無任何風采，但夫妻相對，關門聊天，則具有大學問家的氣勢，縱論歷代王朝的興亡得失，評述歷朝政治的舉措是非，雌黃歷史人物，且都能深入得其指要，議論皆具理論高度。劉應道讚其妻「有大丈夫之致」，可惜身為罪人之女，得保首級為幸，所知一切，只能向簾兒下面低語，其畏禍避世之情可想。劉應道官至秘書少監，早年藏書即達六七千卷之多，晚年更受詔編錄四部群書，結交遍天

下，是有識見的博達之士。其妻死後他歷二十多年不再娶，以夫妻共同生活的正室維持原狀，自己居於東窗下八九尺之地直到去世。他對妻的讚譽值得信任。在李婉順身上是否可以推知一些其亡父的影子呢？難說，畢竟她五歲就喪親了，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吧。

唐太宗的另一面¹

唐太宗是偉大的英明君主，雖然襲殺兄弟奪位的過程不太光彩，但秉政後勵精圖治，虛心納諫，征服四裔，國力強盛，貞觀之治成為後世理想社會的代名詞。

即便這樣的英明君主，也有極其荒唐、幾乎敗政的另一面。請允許我摘錄一段稍微有些冗長的歷史原始記錄：

〔貞觀〕十七年（643）四月乙酉，廢太子承乾為庶人。丙戌，詔曰：「（前略）可立治為皇太子，所司備禮冊命。」甲午，臨軒，授皇太子冊。己亥，御兩儀殿，皇太子侍側，陳孝德以戒之，謂侍臣曰：「朕御天下十有七載，遂得太子一詣寢門，知子唯父，久已體之。然初立以長，不能廢棄，今者喪敗，其自取之矣。」初，承乾之將廢也，魏王泰日入奉侍，太宗面許立為太子。因謂侍臣曰：「泰昨入見，自投我懷中，云：『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，更生之日也。臣有一孽子，臣百年之後，當為陛下殺之，傳國晉王。』父子之道，故當天性，我見其如此，甚憐之。」褚遂良進曰：「陛下大失言，伏願審思，無令錯誤也。安有陛下百年之後，魏王持國執柄，為天下之主，而能殺其愛子，

1. 本文原刊於《文匯讀書周報》，2017年1月9日。

傳國於晉王者乎！陛下日者立承乾為太子，而復寵愛魏王，禮數有逾於承乾者，良由嫡庶不分，所以至此。殷監不遠，足為龜鏡。陛下今日既立魏王泰，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，始得安全耳。」太宗涕泗交下，曰：「我不能。」因起入內。太宗以晉王仁孝，心所鍾愛。又以太原瑞石文云「李治萬吉」，意以為嗣，而未發言。泰任數知太宗愛晉王，因謂之曰：「汝善於元昌，今敗，得無有憂色？」晉王憂之，見於顏色。太宗怪而屢問，方言其故。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矣。是日，太宗御兩儀殿，群官盡出，詔留司徒長孫無忌、司空房玄齡、兵部尚書李世勣、諫議大夫褚遂良，謂曰：「我三子一弟，所為如此，我心無聊。」因自投於床，引佩刀。無忌等爭趨抱持太宗，手中爭取佩刀，以授晉王。無忌等請太宗所欲，曰：「我欲立晉王。」無忌曰：「謹奉詔，有異議者臣請斬之。」太宗謂晉王曰：「汝舅許汝也，宜拜謝。」晉王因下拜。太宗謂無忌等：「既符我意，未知物論何如？」無忌等又曰：「晉王仁孝，天下屬心久矣。伏乞召問百僚，必無異辭，若不手舞同音，臣負陛下萬死。」妃嬪列於紗窗內，傾耳者數百人，聞帝與無忌等立晉王議定，一時喊叫，響振宮掖。太宗於是御太極殿，召文武六品以上曰：「承乾悖逆，泰亦敗類，朕所觀之，皆不可立。欲選諸子尤仁孝者，立為冢嗣，爾其為朕明言。」眾咸言晉王忠孝仁愛，文德皇后之子，立為儲君，無所與讓，皆騰躍歡叫，不可禁止。太宗見眾情所與，顏色甚悅。是日，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，詔門司盡辟其騎，令引泰於肅章門入，出玄武門，幽於北苑。

這段記錄見於《冊府元龜》卷二五七，雖是宋人編纂的類書，但文本來源可以確認是今已失傳的《太宗實錄》。兩《唐書》、《資治通鑑》也載，不及此詳。

太宗即位後廣納嬪妃，生子眾多，但能繼嗣者只有長孫皇后所生三子，即長子太子承乾、四子魏王泰、九子晉王治。承乾在太宗即位後兩月即立為太子，並無失德。泰封魏王，好文學，太宗為開文學館，泰也急於表現，乃約請文士編成 550 卷的地理總志《括地志》。太宗常誇獎魏王，魏王更拉攏親信，有奪嫡之謀。太子感到危險，內心憂懼，於是通過東宮屬官，聯絡擁有軍功的宰相侯君集等，為自己聲援，以求穩固嗣君之位。在長孫皇后、魏徵等關鍵人物去世後，矛盾激化，太子先敗，因而出現前引文開始的一段。

太子敗，魏王認為嗣位非他莫屬，更恃寵撒嬌，「自投我懷中」。他書還有吮乳的記載，魏王此時至少 24 歲，公開如此，據說是北族遺風。太宗經歷了武德間的兄弟之爭，最後喋血解決，並沒有接受教訓，過分表達對魏王的喜愛，甚至輕言奪嫡，終於釀成承乾的失敗。對魏王的謊言，太宗也缺乏判斷能力，真相信魏王繼任後會善待乃弟，甚至要殺子傳弟云云。在關鍵時刻，他身邊名臣之敢於直諫，及時提醒，改變了太宗的預案。

晉王治世稱仁孝樸厚，但他的身邊顯然有高人指點，並得到國舅長孫無忌的支持。既有人編造太原瑞石文之讖言，又在與魏王爭奪父親信任時，以憂形於色，屢問方告，得到肯定。即便如此，太宗仍不願放棄魏王，既涕泗交下，痛心疾首，又引刀欲自盡。所謂「我三子一弟，所為如此，我心無聊」，一弟指漢王元昌，也捲入逆謀。稱三子，知晉王也有錯失，但史無記載。對自己處事不當，引

致家庭慘劇，全無自省。晉王確立為太子的過程，雖有他的表態，但又顯然被內外諸臣所挾持，所欺瞞。專制時代，每每如此，太宗也不能例外。

在作出如次重大決策的時刻，更有趣的一幕是：「妃嬪列於紗窗內，傾耳者數百人，聞帝與無忌等立晉王議定，一時喊叫，響振宮掖。」幾乎是後宮全程直播，數百人圍觀，太宗後宮之無序，於此可見。在他彌留之前，才人武氏即私結太子，也不難想見。

廢太子承乾碑，已經在昭陵出土。太子當年即被處死。魏王當天被囚禁，後遷居均州鄖鄉，即今湖北十堰一帶，潦倒以終。其後人墓誌陸續有出土。晉王繼位後稱高宗，溺愛武氏，貶逐擁立自己的諸臣。他身歿唐也就亡了，武后建立了大周王朝。若不是女主解決不了繼承問題，加上五王恢復唐統，玄宗以兩次政變重建山河，太宗幾乎觸動了大唐覆亡的機關。明君也有發昏的時候，此一例也。